

第六〇二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禮部

智部

信部

心意部

志氣部

物我部

心身部

理欲部

曲直部

義利部

是非部

公私部

邪正部

名實部

巧拙部

卷一
充 穀 窫 窢 窢 穀 穂 穀 穀 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卷之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五十八卷目錄

禮部總論

易經 乾卦 繫辭

書經 商書仲虺之誥

禮記 呂禮 王制 疊運 禮器

左傳 子太叔論禮

荀子 修身篇 王霸篇 君道篇 禮論篇

韓非子 解老

中論 法象

楊龜山集 徐杭所聞 南都所聞

二程子全書

庸齋日記

周易

禮部藝文

天秩有禮賦

禮論

禮以養人爲本

禮部紀事

禮部雜錄

禮論

禮以養人爲本

禮部紀事

禮部雜錄

禮論

禮部紀事

禮部雜錄

易經

乾卦

亨者嘉之會也

義 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

大全 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

嘉會足以合禮

程得 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

爲嘉非理安有亨乎

大全 雷氏曰嘉美合於中而其德充實然後動與理合

書經

商書仲虺之誥

以禮制心

禮記

蔡 禮者理之節文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旁通 新安

陳氏云靜而以禮制心卽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

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

倚之體在是矣

禮記

曲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陳五 服之內大功以上服疎者爲親小功以下服

精者爲疎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太

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

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

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

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會子襲裘而弔失禮

非也

大藍田呂氏 曰伯母叔母疏衰弔不絕地姑

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

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疎也嫂叔不通問嫂

叔無服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燕不以公卿爲

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己之子與兄弟

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

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衰之服儻粥之食無

責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

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

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故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此所以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陳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况妄乎不妄悅人則

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煩

聽者必厭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陳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三者皆

叛禮之事不如是則有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而

遠於恥辱矣大全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

悅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狎

謂親喪金華應氏曰不妄悅人不辭費所以養

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

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陳人之所以爲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故曰禮之質也大全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

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

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者蓋惟行修言

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

爲質則一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陳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

行之而有得於身故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

蓋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陳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

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陳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

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

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陳一主於義一主於恩恩義非禮則不能定大全藍田呂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己也教訓正俗所以

成人也分爭辨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

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

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

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

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不及害之以至於道

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教

則所以教者不備矣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

之非禮不備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

爲能決之蓋分爭者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

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故冠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陳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也而非

不定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陳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分職以蒞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

禮則不相親愛

祠禱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

陳祠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誠出於心莊形於貌四者非禮則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陳是以承上文而言撙裁抑也禮主其減大全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

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

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

也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

陳朱子曰聖人作絕句大全藍田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

人異爾然猩猩鵠鵠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

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

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放滅天理而窮人欲

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樂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周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陳氏注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陳氏注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雖卑賤不可以無禮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懼

陳氏注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懼也

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懼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外而在外者莫能奪矣全宋嘉載氏曰禮以卑爲主以恭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後大之意而習爲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慢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詣誦者失於亢諧者失於卑其爲失禮一也

王制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大嚴陵方氏曰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修六禮以節民性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

禮運

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陳氏注禮本於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散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陳氏注禮本於天理之節文也散效也效於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爲上下之等也大金華應氏曰上數誦明禮之功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

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嚴陵方氏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生制禮還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此其所以爲急歟

大嚴陵方氏曰列皆言禮之所以急也

於天曰本於地曰散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急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

故先生制爲禮以節之也

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爲禮所以直也

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人情之

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

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儕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陳氏注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以償接鬼神亦然故曰儕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

大長樂陳氏曰全長樂

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儕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

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故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彰幽可以儕鬼神明可以考制度

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

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

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

之格故曰儕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

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

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典則政之所治禮之所

變則政之所亂安主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

安君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陳氏注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陳氏注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所惡之善惡豈可於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

而察識非求之於禮不可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

則舉動自然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間皆失常度矣有諸中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

則無以察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矣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陳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蘖而成味君子厚於禮故爲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爲小人亦如酒之有蘖也

醉則久醞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醞而務其爲

醉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醉則久醞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醞而務其爲

醉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陳禮者人情之防範修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爲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耕之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陳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製者禮之權度禮

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爲者

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爲之禮焉

此所以三代損益不相襲也全張子曰人情所安

卽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馬氏曰禮者所以體

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

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爲禮盡其變則爲

義故三代之禮而或素或華者皆所以變而從時

者義之實也禮者爲尊卑升降親疏之節義者合

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爲正禮倘有禮而

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下文云協諸義而

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云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

作之非爲禮修飾之華明矣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陳責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

陳修禮以達義者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陳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爲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

大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外

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有義有理則內有主而

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

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

大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於存誠之事也

存誠則事歸於理則禮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爲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

大長樂陳氏曰孟子言理義

理所以爲禮之文也嚴陵方氏曰孟子言理義

人心之所同此以爲禮之文者彼主於體此主於

用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陳合於天時天特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產不可彊其地之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

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

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

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

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存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爲敬所以然者蓋有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物者其流行賦予之

理密微而精微卽大傳所言天地網羅萬物化醇

也縱使偏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

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爲極致是以

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

存誠之事也

大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於存誠之事也

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心於

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爲貴德之發揚

則其和足以調萬物矣諭言能翕張也德雖不言

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爲貴乃其稱歟故君子

樂於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

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

之致也精微德之所以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爲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慎其

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注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

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樂其在外之儀

物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

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

全嚴陵方氏曰内外

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

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

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内心耳稱其内心則以少

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美故不可寡

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

以樂

陳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禮制之

初聖所作也貴於修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

不忘其初

左傳

子太叔論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嚴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

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荀子

修身篇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

慢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

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

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人無法則恢恢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

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

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

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

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王霸篇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

君道篇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有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渙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勅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不客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之則此之謂也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夫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黍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櫛頸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韓非子

解老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論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于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漢徐幹中論

法象

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惛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惛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隋王通中說

魏相篇

張元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元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窮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

禮樂篇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楊龜山集

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虛文末節者僥幸而已故老子絕滅禮樂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耶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苟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疎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是禮非僞爲也

二程子全書

禮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禮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徐三重庸齋日記

論禮

書曰以禮制心禮便是天理分寸凡事以此爲矩度身上事是他約束心便被他管攝了己是私欲心爲私欲交引便漫漶了禮有節度檢制正與相反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大要禮欲正是敬肆之分敬肆則此心存亡之機也天理之節文若不就日用應接上亦無用檢點處禮之用最緊要其執守其約於人事無所不有乃日用動靜之規矩準繩也

禮賦

周荀卿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不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天秩有禮賦

宋陳普

先儒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卽理也夫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其實卽一自然之道體也秩者品位之次序也朱子曰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天秩有禮者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而實皆天則之當然天理之自然天道之本然聖人不過循之而已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皆此事也有者天理之所本有當有人心之同然非本無此理而獨出於聖人之所作爲者也

夫禮卽道妙體居用先非人爲而始有皆天秩之當然莫高覆帱之形一原從出實敘節文之禮萬善皆全聞之帝則之中無在不然王道之行以斯爲美燦然截然和以爲貴主是張是命之不已禮之秩也豈獨出於聖人性所有焉一皆本於自然主宰爲帝性情曰乾心則人心之妙體皆道體之全不已文王常在左右何言孔子初無後先禮之制也初不在我理之等差高而聽卑定尊卑之位次本原已具於定則毫髮不容於小智父子君臣皆大學之當止爵齒昭穆本中庸之不離有者其初非彊而有自然之理當知所自高也明也渾然太極之純全品斯節斯同是一初之賦畀大抵天理流行散作蒸民之則聖人制作初非有意之私一事一理不造之妙造五品五教無爲之至爲欲識制度品節文章之本當歌出王遊衍文王之詩孝子忠臣天理素定尊君嚴父天威莫欺本然定者之謂秩有者生民之秉彝敬主於心隱若運行之不已讓形於外顯然道理之相推孰不謂衣裳之制垂自黃唐玉帛之儀修於虞夏夫子教人鄉黨朝聘周公體國禮嘗郊社豈知萬殊一本有素定之裁制百聖羣賢非妄爲之虛假禮焉所謂體焉人也實皆天也室家男女妙陰陽二曜之合離堂陛尊卑昭南北兩樞之高下是何漢晉隋唐不爲堯舜禹湯金張許史無復孔顏孟思夫婦之別誰得文王之太姬兄弟之倫未若叔齊與伯夷豈非天序天常上聖能盡天精天粹淺心莫窺雖禮之所在皆天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可得其不拜其君父兄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可得其不拜其君父兄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當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而得所

蘇洵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可得其不拜其君父兄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

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杖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本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以養人爲本

蘇軾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載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

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諸人情

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

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奉

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

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

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

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

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習禮容

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

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要襄而新音代作律謝阜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與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博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老子列傳老子姓李名耳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

新序刺奢篇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所以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要而又勝君所以

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

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以至於此晏子曰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

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

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

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

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

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家語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君者將有死

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

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誘之

禮部紀事

史記晉世家晉侯圍宋文公欲救宋宋嘗有德於晉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

其勢釋宋文公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

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

誘之

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習禮容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

新序刺奢篇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所以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要而又勝君所以

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

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

左右以至於此晏子曰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

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

命乃廢酒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

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

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

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

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

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家語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君者將有死

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

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誘之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閨門與之言皆不諭閨祭悼子康子與焉醉不受

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

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左傳晉車七百乘韁鞬鞅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呂氏春秋下賢篇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漢書魏豹傳漢王敗還至榮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

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

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

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

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榮陽

讀書筆記齊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莊光見

光武臥不起及其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

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

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吾恐無禮於君者

有以藉口也後漢書侯瑾傳瑾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

世說陳太丘與友期行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

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

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

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

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

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歸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南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

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

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隋書楊汪傳汪字元度弘農華陰人折節勤學專精

左氏通三禮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

推許之曰吾弗如也

唐書魏元忠傳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

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

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僵安知禮

宋史胡宿傳皇祐五年靈宮災是歲郊以二帝並配

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

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

尹穀傳穀居家教授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

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

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

禮部雜錄

關尹子三極篇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

四符篇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黃石公素書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

序

文子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日雖欲之

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擬

而不食酒漱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心鉗陰陽之

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其身爲哀人

韓詩外傳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彊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淮南子本經訓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外史嫡庶篇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外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

燕居篇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

魏武帝讓禮令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文中子禮樂篇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

正學編互養篇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垣宿次舍天之維也山岳河江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惟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於道而爲道之脊也出於性而爲性之護也

讀書筆記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

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汲古叢語禮之日趨於僞也煩文縟節罄折以爲恭
擎曲以爲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而遺其中焉警之
以機發木偶體具而其中枵然無人理也故曰有無
體之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五十九卷目錄

智部總論

易經

乾卦

書經虞書舜典商書仲虺之誥

詩經大雅抑

荀子解蔽篇

呂氏春秋疑僞

淮南子氣真詔

主術詔

韓詩外傳論智一則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法言問明篇意見篇先知篇

外史智論

中論智行

新論心隱貴遠

中說天地篇問易篇

楊龜山集蕭山所聞

二程子全書智

性理大全四端

智部藝文

知賦

智若禹之行水賦

宋孔平仲

周荀卿

智部雜錄

學行典第五十九卷

智部總論

易經

乾卦

貞者事之幹也

義本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于時爲

冬于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

所依以立者也全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

爲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

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

底一件物件所以爲事之幹又曰正字也有固定

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

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貞固是固

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

貞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

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

貞固足以幹事

義本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

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全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

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

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

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

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版築之有榦幹

今人築牆必立一木于中爲骨俗謂之夜叉木無

此則不可築橫曰榦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

知得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智

周子則謂之正也

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義本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全問本義

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

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

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全節初齊氏曰知者見之于未動之先而識其復

而幹事之體故曰知

朱子曰萬物各具是性但

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知者只見

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

知崇禮卑

義本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

全建安丘氏曰聖人

之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曰進于高明而德崇

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卽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

明底事

書經

虞書舜典

重華協于帝潛哲文明溫恭允塞

義本潛深哲智也深沈而有智

傳商書仲虺之誥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詩經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朱注哲知也

荀子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姑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未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召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

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齊戮于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食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寢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祿與管仲齊名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十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十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

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滅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翠翠廣廣孰知其德淳淳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詭中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項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

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
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
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
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精於物者以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
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
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
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
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木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
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
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
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
則不足以決嫌疑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
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
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
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
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
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中有
人焉其名曰般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
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
而遠蚊蟲之聲閒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焞掌
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
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彊

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
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
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
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
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
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
百步之溝以爲頭步之滯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
閨也酒亂其神也厭日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
聽者聽漠漠以爲喚喚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
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
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者不上折也高蔽其
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兀也瞽者仰
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
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
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
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
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
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
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濕而擊鼓擊鼙則必有弊
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
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
也可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
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
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
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
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疑似

呂氏春秋
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
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
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
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
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
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
百步之溝以爲頭步之滯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
閨也酒亂其神也厭日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
聽者聽漠漠以爲喚喚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
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
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者不上折也高蔽其
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兀也瞽者仰
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
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
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
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
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
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
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濕而擊鼓擊鼙則必有弊
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
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
也可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
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
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
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
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者賢主之所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悅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于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而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于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遁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殺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淮南子

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于流沫而鑑于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于生鐵而窺于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于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蘊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主術訓

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

韓詩外傳

論智一則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春秋繁露

必仁且知

莫急于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漢揚雄法言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遙於不虞以保天命譏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諱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唯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子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

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

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阮泰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貞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殺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臯夏以天

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平古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誇言敗俗誘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蟬聰也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喻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鶴明遜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蹠蹠匪堯之庭卓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或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翼之絜其清矣乎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儕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靈塲之威宜夜矣乎朱鳥翫翔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

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寡見篇

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橫度絕於邇言譏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得而已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誨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誨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大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范今援我手之鷄今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讒諛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蓋榷諸父兄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警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達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